

漫读周末

人世间

一周热评

“举着视频”参观博物馆不该被禁止

又到了暑期博物馆研学游大热之时。今年的博物馆出现了一个新现象，不少参观者不再使用租借博物馆内的讲解设备，而是给手机连上耳机线，播放网上讲解视频。这是因为现在网络上能找到不少针对热门博物馆和优质展览的“研学”“导赏”类视频，有参观者说：“有些讲解连参观路线都安排好了，我只要跟着走就行了。”

这些线上导赏视频直接跳过管理规定，隔空进入博物馆内，受到不少观展者的热捧，同时也带来争议。针对此现象，日前，包括中国国家博物馆、山东博物馆、上海博物馆在内的多家文博场馆，针对馆内社会讲解出管理措施，明确未经许可不得在馆内开展讲解活动。

禁止的理由主要有两个：一是讲解内容良莠不齐，有可能传播错误知识和观念；二是直接使用博物馆和展览资源，涉嫌侵权。

知识本来就需要讨论、争论，在自由的思想市场中去伪存真。比如三星堆的起源，人类的起源，都是可以争论的话题，而不需要权威的、独断的观点。禁止其他观点、知识的传播，反而是有害的，也未必是博物馆传播知识的初衷。

博物馆对文物有产权吗？根据《文物保护法》规定，文物属于国家所有，博物馆是文物保存和研究机构。除极少数当代艺术品外，博物馆内的文物几乎都已超过著作权的保护期限而进入公有领域。所以，文物是国家的，是大众的，谁都可以拍摄，哪怕商业拍摄也是可以的。

毫无疑问，博物馆在此问题上存在自己的利益，那就是讲解服务往往作为一种增值服务出售。当讲解服务可以远程进行，这就意味着博物馆的讲解服务从天然的垄断变成了需要在市场中进行竞争。这是好事，而不是坏事。

整理/大汗



请扫码加群爆料 有本版新闻线索



2020年1月12日“年味龙导赏”导赏，途经林氏凉茶

一种全新的微旅游方式正在逐渐兴起，不同于“走马观花”式的旅游，城市漫游更需要一位导赏员

广州仔的导赏之路

羊城晚报记者 谢小婉 实习生 张永奇 张思宇

City walk,常译为“城市行走”“城市漫游”，参与者或毫无目的地或按照规划好的路线在城市中漫步、在城市中探索，深度体验城市中的历史、人文、景观等。近三年来，这种微旅游方式逐渐兴盛，一度成为“热词”，在2022年年初小红书发布的《2022年十大生活趋势》中，城市漫游位列第五。

不同于“走马观花”式的旅游，City walk更为强调与城市间的互动，对于不熟悉的城市，便需要一位导赏员。今年36岁的广州导赏员邝家健早在2010年就开始进行City walk的活动，在这个概念之上，他和团队成员们不断探索城市导赏之路。

壹 导赏的概念如何产生

2010年，为了举办亚运会，城市面貌焕然一新，广州大规模修缮许多老式骑楼外墙，在统一的整修标准下，一些骑楼外墙独有的建筑风格和历史痕迹被抹去，这引起了一群热爱古建筑的老广的注意，对于旧城的改造和保护，一时成为热议。

在邝家健的回忆里，那是一场热火朝天的讨论，在讨论中，广州老城的记忆以及生长在其中的老广们的共同记忆，成为许多广州人提及又提的话题。邝家健也融入讨论之中：“你每天经过那些老建筑，已经习惯了它们的存在，它们突然消失，那种震撼感会让你自然而然地去关注和思考。”

在那一年，邝家健和很多广州人开始重新审视这处土生土长的地方。“我住在龙导尾社区，很熟悉那里的每一条巷子，走哪都不会迷路，但是不知道那些广式老建筑为什么要用青砖建房子，为什么要用花砖铺地，这种小疑问不断冒出来，你的求知欲会驱使你重新去学习这座城市。”邝家健说道。

邝家健在社群“广州街坊情”里找到志同道合的人，周末时，“广州街坊情”的成员们偶尔会举行线下

聚会，一起出来“扫街”。有一次，有成员提到国外流行的一种城市漫步活动，也就是“City walk”，这启发了他们：不如来一次City walk，去看看我们的城市到底是什么样的。

2010年9月，社群“广州街坊情”组织了一场免费的城市行走活动，名叫“从原点出发”，路线的起点就是人民公园内“广州原点”标志物。邝家健提到，当时成员们每次以此为起点，从不同方向走向老城区，在行走中，没有制定特别具体的路线规划和内容设定，再加上缺乏了相关知识，成员们往往需要相互补充才完成一条路线的探索。在邝家健看来：“那次严格上来说，还谈不上是导赏活动，更像是网友见面会的一次城市行走活动。”

导赏，一词源自英文单词“docent”，是以传播本土文化为主的心得分享活动，起源于欧美博物馆的导赏，传入港台地区后，又引入社区营造和文化培育的概念。

不管国内外，导赏仍然是一种较为小众的活动。2011年，邝家健受邀参加了一次香港湾仔嘉咸街的漫步活动，才逐步建立起“导赏”的概念，并逐步深入探索。在那次活动中，导赏员是一位40多岁的阿姨，她带着导赏团穿行在她生长的街市里，给邝家健带来全新的体验：“她的讲解跟社区所有的人和景点是紧密联系的，她就在湾仔长大，方方面面都很熟悉，像和朋友聊天一样地在讲解，她的情感是自然的。”

“阿姨说为什么非要保育旧街市，不仅是因为那里浓缩了记忆，还因为关乎生长在其中的每个人的生计。为了发展进行改造无可厚非，但如何更多留存原有的文化内涵，同时让居民也能跟社区一起向上生长，是改造过程中需要注意的事情。”阿姨的一席话，深深震撼了邝家健，也让他认识到了导赏的意义所在。

贰 要对城市保持熟悉感

2012年起，邝家健和同好不定期组织导赏活动。2019年，为了把导赏做得更专业化，也为了更方便开展导赏活动，邝家健和5名同好创办了“BOOK 导赏”公司，走到如今，公司只剩四个人，且直到现在，邝家健都是公司里唯一一位全职导赏员。

“导赏是小众活动，赚不到钱，养不了家，我每个月的收入达不到广州最低工资。”邝家健解释，他因为身体等各方面原因不适合长时间坐班，才“幸好”有余力全职进行这份工作。

据了解，“BOOK 导赏”目前已在广州及附近地市开发了40多条导赏路线，平均每个月举办两三次导赏活动，每次费用大致在88元，时长在两到三小时内，每次人数控

制在8-15人，“顶多20个人，人数再多的话，讲解效果就不好了”。

邝家健介绍，以前他们开一条路线，主要靠兴趣和过往经验，“比如我知道同福路那一带有很多老骑楼老建筑，有很多东西可以讲，我就去那个区域开一条路线。但现在我们读了一些书，对导赏也有更深的研究后，就会从内容和主题出发去规划路线，后者的积累要更深厚、花费的时间也更久。”有时，他们也会根据实际情况规划路线，譬如近期广州暑热当头，便会开辟夜游导赏路线，但也要注意：“像东山等老城区，都是民宅，一到晚上就没什么光亮，并不适合导赏。”

一条线路的开辟并不容易，导赏员除了需要对路线本身有了一定的了解，还要查阅大量资料，丰富完善讲解量，并一次次实地内测，时间可能要拉长到好几个月。并且路线不是一旦设计完毕就一了百了，同一条线路常常走常新。“社区是鲜活的，它可能每天都在变化，比如有一些小庙前一天被拿来归置杂物，有一天就进行了修整，我们到时常去走一走看一看，更新导赏的内容。”邝家健提到，如果没有持续的观察和更新，导赏就会流于随意，“要对自己讲解的地方保持熟悉。”

采访中，我们途经一处荒芜的老式广味旧宅，邝家健突然停下指了指不稳的楼梯扶手，扶手基座业已不稳，棕褐色漆上满是尘埃，“你看以前扶手的设计，就真的在考虑使用者的感受，会更好扶。”他说。

导赏员都有自己擅长行走的导赏路线，有人生长在越秀山下，小时候上山下山跑，能够在导赏里加入自己独特的经历和体会，这是一般旅游团导游无法取代的事情。

邝家健最为喜爱的导赏路线，还是在他最熟悉的龙导尾社区。那个以龙导尾市场为中心的老街区，有迷宫一样的街巷，串联起传统的趟栊大屋、广式平房矮楼、小洋楼等老建筑，商业繁华，叫卖声此起彼伏，所听所闻全是粤语。在邝家健的记忆里，那是一种独具老广味道的生活方式：“以前大雨后街道就会浸水，蹚过水，我就上学去了。”

深入了解自己所在城市的文化肌理的人才会选择参与导赏活动。“不然谁会好好把休息日拿来‘听课’呢？”邝家健打趣道。

但是，“如果有人听了我们的导赏，能对这座城市多一点点了解，成为一个城市文化观察者，在潜移默化中产生认同感和归属感，这就达到我们想要的效果了。”邝家健提到，导赏中团队成员们最为注重文化保育意识的培养，“城市肯定是要发展的，有一些旧的东西可能会慢慢消失，但我们希望它还在的时候，能有更多人关注到它，一座城市不应该在发展中失去它原有的底蕴和烙印。”



邝家健

历史视频博主杨利辉：我是一颗不甘心的「棋子」

羊城晚报记者 谭洁文

历史科普博主杨利辉火了——因为一条26个小时的抖音“短视频”。视频中，他一口气梳理了五代十国的全部历史，从黄巢起义到唐朝覆灭，从陈桥兵变到北宋建立。

对于普通人来说，五代十国虽仅有72年，但却有14个皇帝，时空混乱，不易入门。杨利辉以事件为脉络，把五个朝代十多个国家的兴衰成败，讲得清清楚楚。他的视频在抖音上获得了上百万点赞，被中学历史老师放在课堂上播放，被历史学教授于赓哲称赞为“稳扎稳打”。

然而，看多了王侯将相“你方唱罢我登场”，杨利辉时常感到无力：每个历史人物都像棋子，被一只无形的大手左右。反观现实生活，作为一名普通的程序员，杨利辉觉得自己“甚至连一颗棋子都算不上”。“我做的事情不会在史书上留下任何痕迹，就像五代十国的一个普通老百姓一样。”

但“无名棋子”的命运，并没有让杨利辉灰心丧气，反而激发了他的历史使命感：他想通过自己的科普视频影响更多人，努力证明自己的存在。

“我可能就是是一颗不甘心的棋子吧。”

作为一个生活在科技时代的“棋子”，杨利辉能看见这个时代的大势——人工智能的兴起。他甚至认为，历史博主也将被人工智能替代，虽然当下热门的ChatGPT暂时无法做到这一点，但他认为，这是迟早的事。

杨利辉并不反感这股浪潮。甚至在这股浪潮添砖加瓦：在制作视频时，他利用写代码的技能，设置一键排版、一键检查错别字的小程序；使用GIS软件（一个分析地理相关性、趋势和模式的工具）和PS技术制作古代地图；把史书导入数据库，只要输入关键词，相关的历史记载就会自动呈现。目前，杨利辉正在研究如何用模块化、程序化的方式自动生成地

图，甚至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将古籍批量转化成现在流行的音频、视频。



历史的“挖坟人”

和许多小孩一样，杨利辉对历史的兴趣源于演义故事。作为杨姓人，他家中的祖辈时常对他讲起杨家将保家卫国的传奇。这段故事发生在五代末年至北宋初年，杨利辉因此对五代十国的历史产生了兴趣：初中时，他已通读北宋薛居正监修的《旧五代史》和欧阳修编撰的《新五代史》。

虽然后来读了理科，大学毕业后成了程序员，但当杨利辉在网上看到一段漏洞百出的五代十国科普时，历史的火种被重新点燃：他决心亲自操刀，参照正史，制作清晰准确的科普视频。

五代十国割据政权林立，古今地名不同，只用口述的方式讲述并不清晰。“再说多少遍升州，大家也不知道这就是今天的南京”。杨利辉抓住了一个重要抓手——地图。视频打

不甘心的“棋子”

然而，杨利辉并不想用“有趣”来形容自己制作视频的过程：看多了历史人物壮志满怀到悲惨收场的命运，他深感个体在历史大势下的渺小。“写稿子时，写着写着就自闭了，有很长一段时间不喜欢说话，就是因为里面很多故事让我觉得不那么美好。”

目前，杨利辉正在准备新一期视频，讲述唐末宦官田悦夜夜持大权，恃宠横暴，欺凌皇帝。稿件的大纲早已拟好，但杨利辉卡壳了六天，迟迟不肯下笔，因为他不愿意让这一幕无法被改变的悲剧，在自己的视频里重现。“因为这个人物的贪念，所有人只能被迫接受可怕的后果，无力改变。我发自内心地不喜欢这种无力感。”

反观自己，杨利辉也觉得自己和那些史书上从未记载过的人一样，在历史的聚光灯外默默无闻。“若干年以后，我做的所有事情几乎不可能留下任何影响。”小时候读历史，杨利辉总觉得如果是这些历史人物，自己能做得更好；但随着年岁渐长，他不再抱有这样的想法。有粉丝问他，“如果你穿越回中晚唐，你能不能阻止五代

“必将被AI替代”

图，甚至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将古籍批量转化成现在流行的音频、视频。

在杨利辉看来，AI取代大部分人类工作是必然的，就像纸张曾取代竹简，电子屏幕正在取代纸张。他思考的是，在这股浪潮下，自己能为历史的传承多做些什么。“古书没人看了，自然而然就需要将纸上的内容电子化；我们显然知道图片和视频正在代替文字，那我就把史书视频化。”

他知道自己使命一定会终结，但他觉得这个时代需要有人去做这件事。“或许2023年人工智能会替代历史科普博主，但我还是想为2023年的人类做科普视频。”

底，就是一张他自己绘制的古代中国地图，历史人物半身像随着剧情在地图上移动，再穿插口语化的人物对白和电视剧画面，视频播放量很快上涨。

把历史人物的头像在地图上腾挪移动时，杨利辉有一种爽快感：他正在创造一个完全由自己掌控的世界。“地图像是一个棋盘，上面的人都是棋子。”由于各国疆域变化频繁，每当杨利辉制作新的疆域版图时，他能感到自己的笔下微小的变化也包藏着巨大的震荡。

制作视频之余，杨利辉也打捞起了不少历史钩沉：比如五代初年大将周德威，杨利辉称他是关羽和诸葛亮的结合，再如唐末高骈的部将张璠，一出场就是摧枯拉朽的胜利。他觉得自己像一个“挖坟人”，把一段大家本来已经遗忘的历史硬生生挖了出来。



杨利辉在制作视频